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六六號

憲政食言批判

一九三六

第十年

夏季

第三十八冊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WANG MING TAO. EDITOR.

29 KAN YÜ HU-TUNG.
PEIPING.

SUBSCRIPTION RATES

50 cents per year

Foreign countries, 90 cents per year

靈食季刊

刊期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編者 王明道

社址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定期價 全年四冊價銀五角郵費在內

國外價銀九角郵費在內

香港澳門六角五分郵費在內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

隱密處的靈交	本刊編者譯	布面價銀九角	基督徒詩歌	本刊編者編	每冊一角五分
角聲	本刊編者著	紙面價銀三角	恩賜賞賜與獎賞	本刊編者著	每冊價銀五分
信徒處世常識	同	每冊價銀四角	人能建設天國麼？	同	每冊價銀五分
信徒鍼砭	上	每冊價銀三角	創世記第五章中的福音	同	每冊價銀五分
基督的新婦	上	每冊價銀二角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同	每冊價銀五分
重生真義	上	每冊價銀二角	普世人類都是神的兒子麼？	同	每冊價銀五分
真偽福音辨	上	每冊價銀一角五分	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	同	每冊價銀一角
謹防魔鬼的詭計	上	每冊價銀一角五分	靈食季刊第三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耶穌是誰	上	每冊價銀一角五分	靈食季刊第二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受苦有益	上	每冊價銀一角五分	靈食季刊第四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寫給受苦的聖徒	上	每冊價銀一角	靈食季刊第五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基督徒的言語	上	每冊價銀一角	靈食季刊第六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現代教會的危險	上	每冊價銀一角	靈食季刊第七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我為甚麼信聖經	上	每冊價銀一角	靈食季刊第八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是神所默示的	上	每冊價銀一角	靈食季刊第九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每冊價銀五角五分
以上各書本國郵費在內	外國及香港澳門郵費另加				
購書訂刊寄款在二圓以內可用一分至一角之郵票代價。寄款在二圓以上請寄郵局匯票或銀行支票。					
購書訂刊之信件及匯票支票皆寫「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靈食季刊社」收。有款之信務請掛號。					

靈食季刊第三十八冊目錄

經訓

從耶羅波安所得的教訓

二

基督徒的徽章

九

偉大的愛心

一七

耶穌爲甚麼吩咐門徒買刀呢？

一三

僕人式的主人

三〇

因信領受聖靈

三六

基督徒可以看電影麼？

五二

偉大的模範

六一

特別快車爲甚麼在車站停留這麼久呢？

六七

編者的消息

七一

靠主勝敵（詩）（附譜）

底皮

經訓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着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你們也爲此蒙召，歸爲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着他感謝父神。」

右錄歌羅西書第三章十二至十七節

從耶羅波安所得的教訓

「耶羅波安在以法蓮山地建築示劍，就住在其中；又從示劍出去，建築毘努伊勒。耶羅波安心裏說，恐怕這國仍歸大衛家；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華的殿裏獻祭，他們的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羅波安，就把我殺了，仍歸猶大王羅波安。王就籌畫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衆民說：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裏，因為他們往但去拜那牛犢。——王上十二章二十五至三十節。」

耶羅波安真是一個聰明人！他作了以色列十個支派的王以後，恐怕百姓每年到耶路撒冷獻祭的時候，他們的心歸向故主，背叛了他，所以想出一個萬全的方法來，使百姓不到耶路撒冷去，斷絕他們歸向故主的機會。他鑄造了兩個金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在但。告訴百姓說，這就是領他們出埃及地的神。耶羅波安王作了這事以後，必是自以爲這個辦法真是安全週到，從此百姓可以專心擁戴他爲王，他也可以因此長保富貴。那知道他的計謀和辦法正是成了他的網羅，使他遭了不堪設想的災禍呢！

「你回去告訴耶羅波安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從民中將你高舉。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將國從大衛家奪回賜給你；你卻不效法我的僕人大衛。遵守我的誠命。一心順從我。行我眼中看爲正的事；你竟行惡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爲自己立了別神。鑄了偶像。惹我發怒。將我丟在背後；因此我必使災禍臨到耶羅波安的家。將屬耶羅波安的男人。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從以色列中剪除。必除盡耶羅波安的家。如人除盡糞土一般。凡屬耶羅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喫；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喫；這是耶和華說的。」——王上十四章七至十一節。

這是何等可怕的咒詛！但這咒詛乃是耶羅波安自找的。蒙神選立作以色列民的王，應當如何領導民衆敬畏神。事奉神，纔是正理。誰想耶羅波安不但不這樣作，反倒鑄了金牛犢，並且教導百姓去敬拜事奉。這是多麼可恨的事。耶羅波安受這種咒詛，還有甚麼話可說呢？

但耶羅波安造金牛犢的原意並不是故意要背叛神，乃是爲要保全他自己的王位和安全。他忘記了神既然能選立他爲王，將國從所羅門的兒子手中奪出來交給他，神自

然一樣有能力保守他使他長久爲王。因爲他不信靠神，所以纔自己設方法；因爲他自己設方法，所以他纔陷在這樣的大罪中，受了這樣重的咒詛。追本溯源，耶羅波安受害就在缺少信心這一點上。

今日的教會中像耶羅波安一樣的信徒有多少呢？得了神所賜的各樣福氣，無論屬靈的屬物質的都一無缺少。這時應當怎樣殷勤事奉神，凡事順從神的旨意行事。可惜就因爲缺少信靠神的心，想用自己的方法保全地盤，金錢，利益，安全，便違背了神的命令。不是像耶羅波安鑄了金牛犢叫百姓去敬拜，乃是自己去崇拜金錢，去說謊行詐，去舞弊營私，去結交不信主的朋友，去巴結有錢有勢的惡人，去戴假面具，弄手腕，去作許多違背真理得罪神的事。他們這樣作並不是因爲他們樂意悖逆神，不過因爲他們恐怕後來生活艱難，恐怕錢不敷用，恐怕得罪上司失去地盤，恐怕惹惱同人打破飯碗，恐怕因爲獨清獨醒的緣故招來衆人的逼迫反對，以致受羞辱遭損失，甚至連身家性命都感受相當的危險，因爲一有這種「恐怕」的心，便要設方法避免這些可怕的事，但因爲想不出甚麼正當的方法來，便不惜使用一些卑鄙可憎得罪神的方法，作一些背道的事，希望藉着這些

方法保守自己脫離將來的危險，誰想到竟因此落在更大的危險禍害裏像耶羅波安一樣呢？

避免這種危險惟一的方法就是完全信靠神，信靠神的大能與應許。神恩待我們絕不會有始無終，半途將我們撇棄。他既然已經將許多屬靈和屬物質的好處都賜給我們，他就決不能使我們後來飢餓缺乏，何況他還給了我們極可靠的應許——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詩三十四篇九、十節。「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與榮耀；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詩八十四篇十一節。「所以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用的都充足」——腓四章十九節。只要我們敬畏神，行動正直，求神的國和他的義，殷勤作工，盡我們的本分，他決不會使我們缺乏。萬不可因爲恐怕將來有甚麼困難，便自己想方法，走錯路。

作神所憎惡的事，自取禍害，踏耶羅波安的覆轍。

耶羅波安領着百姓拜金牛犢，除去爲要保全他的王位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怕將來要遇見危險。「耶羅波安心裏說，恐怕這國仍歸大衛家。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華的殿裏獻祭，他們的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羅波安，就把我殺了，仍歸猶大王羅波安。」不錯，這是明顯的事實。如果百姓真歸向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勢必除掉耶羅波安，縱使百姓不殺他，羅波安王也必殺他。到那時他想要作一個安居樂業的平民也不可得。王位可以捨棄，性命卻不可不設法保全。可惜耶羅波安忘記了那立他爲王的神既有能力將十個支派從羅波安手中奪過來，更必有能力保守他不落在羅波安的手中。耶羅波安恐怕失去王位是因爲缺少信心，耶羅波安恐怕百姓殺他也是因爲缺少信心。他不信靠神，卻自己設方法保護自己，結果不但沒有得着安全，反倒取了不堪設想的災禍——「因此我必使災禍臨到耶羅波安的家，將屬耶羅波安的男丁，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從以色列中剪除，必除盡耶羅波安的家，如人除盡糞土一般。凡屬耶羅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喫，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鳥喫。這是耶和華說的。」弄巧竟成了拙。耶羅波

安是何等無知啊！

多少基督徒也在這裏遭遇了失敗。他們因爲怕受別人的反對，逼迫，攻擊，殺害，設方法去躲避這些，便作了許多神所憎惡的事。他們效法世界，與罪妥協，隨從不信的人行不義的事，沾染污穢，他們不是不知道這樣作是得罪神，他們也不是樂意這樣作，只是因爲怕遇危險，遭禍害，所以纔這樣作。誰想到他們正是因爲這樣作，纔遭遇了極大的危險與禍害呢？

我們應當清楚知道我們是在神的護庇之下生活。他並不是撇棄不顧我們。他每天每時照顧保守。若是他不許甚麼危險禍患臨到我們身上，這些事連半點也不能傷害我們。若是他許他一定有好意思，要藉着這些造就我們，成全我們，我們歡迎這些還來不及，更何必想方法逃避呢？我們忘了他的應許麼？他對於我們的安全不是說過許多話麼？他說：「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詩三十四篇七節。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爲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你要蹣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

壯獅子和大蛇。因爲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爲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詩九十一篇十至十二節。一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章二十九至三十節。我們爲甚麼不信這些寶貴可靠的應許呢？若是沒有這些寶貴可靠的應許，我們因爲顧全自己的安全不得已而行不義，或者還可以希望神原諒我們，但現在我們實在無法推諉了。神能保護我們，他又明明的應許要保護我們，我們不信靠他，卻自己去想方法行可憎的事，爲要保護自己的安全。請問神若因此懲罰我們，是不是合理的呢？

是的，我們發現許多時候我們失敗不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是因爲我們不願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因爲我們缺少信心，不能完全信靠神的能力和神的應許，怕受損失，怕遭危害，因而走了耶羅波安所走的路。我們既明白了這事，就當求神加給我們信心，又當時常記念耶羅波安失敗的歷史，免得我們再蹈耶羅波安的覆轍。

基督徒的徽章

徽章是現在很流行的一種東西。學校的學生胸前常佩帶着他們學校的徽章，官署的職員胸前常佩帶着他們官署的徽章，會社的會員胸前也常佩帶着他們會中的徽章，其他如同大商店的僱員，工廠裏的工人，交通機關的員司，軍隊中的長官士兵，莫不有他們的徽章符號，或是懸在胸前，或是釘在帽上。這些徽章的用處無非是使人容易認識分別，使人一望就知道這些人是屬於那個團體的，同時也幫助他們認識自己團體中的人，以便取得相當的連絡。

基督徒也當有一種徽章佩帶在身上，一方面可以使世人一看見就認出我們是基督教的門徒來，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在遇見其他基督徒的時候可以彼此都看出來我們同是屬於基督的，因而取得相當的連絡，好彼此幫助，彼此照顧，協力同心，抵擋空中的仇敵魔鬼和這邪惡世界的攻擊。

可是基督徒的徽章應當是甚麼樣式呢？許多人想基督徒的徽章應當是一個銀製的小十字架掛在胸前，因此有許多人便用一條銀鏈繫着一個十字架懸在項下，還有人

製作十字架形的徽章掛在胸前。可惜這個徽章既不是我們的主發給我們的，又很容易偽造，因此許多真屬基督的人不肯懸掛這個東西；同時許多未曾真實歸主的人因為有某種目的，願意別人以他們爲基督徒，就隨意製造了這個徽章懸掛在身上。也有一些真實愛主的人看見他人佩帶這種徽章，未曾仔細想想這是否我們的主吩咐我們佩帶的標誌，就隨着別人製造了這個東西掛在身上。這個徽章既不是我們的主發給我們，吩咐我們佩帶的，而且牠又是這樣被人濫用，當然我們不贊成以這個爲基督徒的徽章，那麼我們還能想出甚麼別的樣式來？不用我們費這些心去想，我們的主早已告訴我們說，他的門徒應當佩帶甚麼徽章了。聽他的教訓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章三十四，

三十五節。

啊！這就是我們的主發給我們，吩咐我們佩帶在身上，懸掛在胸前的徽章。這種徽章不但十分美觀可愛，容易識別，而且絕對的不能冒充偽造。這是一種天上的出品，在地上

仿造不出來的。我們愛這種徽章，因爲這是那愛我們爲我們捨命的主親自製造親自發給我們的。我們必須佩帶這種徽章，因爲這是我們的主親自吩咐我們佩帶的。「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最使我們不能忘記的就是我們的主曾親自佩帶了這個徽章，到現今仍是佩帶着。聽他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他自己佩帶這種徽章，他也要我們佩帶，好顯明我們是屬他的。一方面他可以看見我們是屬他的，另一方面他要世人也認識我們是他的門徒。「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承認我們真是屬基督的麼？如果我們說是，我們就當看一看我們有沒有佩帶他發給我們要我們佩帶的徽章。如果我們沒有愛弟兄的心，不用說世人不能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來，也不用說我們的主不能滿意，就連我們自己恐怕也會疑惑自己是不是真實屬基督的。

「親愛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爲神就是愛。」——約壹四章七八節。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這是多麼嚴重的話，但這實在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看那些不認識神的人，那一個不是自私自利，心中所戀慕的不是錢財，就是名譽，或是自己的安逸宴樂。爲社會服務，爲人羣犧牲，這一類的高調，唱是會唱的；誰曾看見一個人，心中真是用真誠的心去愛自己家族以外的人？但因信基督被神所生的人，卻是有了神的愛在他的心中。因此他見了凡因信基督作了神的兒子的人，立時就有一種真摯的愛心由裏面發出來。這種愛弟兄的心不是矯作的，乃是自然的，是與我們所得那從神而來的生命俱來的。有了這種愛心，我們便知道我們是由神而生；我們就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就知道我們愛神。

但這種愛心需要培植纔能逐漸發長；反過來說，若是不加培植，反倒加以摧殘，牠也會逐漸枯萎的。許多真信主的人，在得了神的生命以後，已經有了這種愛的生命，可惜他們不知道怎樣培植這纔生的愛的嫩苗，反倒因着驕傲自大，輕看別人，彼此批評，互相猜疑，分爭結黨，嫉妒仇恨，對於這微弱的愛心之苗橫加摧殘。因此他們雖然是屬基督的，但他們竟沒有基督徒的標誌徽章，世人既不能認出他們是基督的門徒來，他們的主因爲

他這樣愛他們甚至爲他們捨命，但他們竟不能遵照他的命令彼此相愛，甚至反倒相吞相咬，自然感到不可名狀的悲哀痛苦，他們自己也得不着相愛互助的好處，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啊！

在聖徒的團結和交通中再沒有比彼此相愛更要緊的事，但也再沒有比彼此相愛更容易被毀壞的一點猜疑，一句惡聲，少許輕藐的表示，幾句傳說的言語，都足以成爲導火的引線；若不趕快消滅牠們，遲早牠們會將這至寶貴的東西毀壞得一無留存。彼此相愛的精神在聖徒中間這樣缺乏，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啊。

我們既明白了這種危險，就當時刻謹慎，不要輕易猜疑別人，禁止自己的口不向人出惡聲；常存謙卑的心志和態度；不輕信別人傳述的言語；若是偶不經意得罪了甚麼人，就當求他的諒解饒恕；別的弟兄若待我有甚麼不好，向我出甚麼惡聲，對我有甚麼輕藐的表示，我應當用神饒恕我的那種精神饒恕他，不記念他的惡。看見弟兄有缺點，應當想到我也有我的缺點。更要緊的是凡事與弟兄以誠相見，並要凡事自己甘心吃虧受屈。雖然這是不容易作的事，但我們爲愛主，爲愛弟兄，並爲愛自己的緣故，應當勉力學習這樣

作。我們這樣作纔真是體會主的心，使主的心滿足，並且使別的聖徒得益，最後我們自己也要得着好處。

當我們學習這彼此相愛的功課的時候，有一件要緊的事必須注意，就是每一個人都當想怎樣竭力愛人，卻不要想怎樣得人的愛；總要看自己愛別人是本分，別人愛我是恩典。大多數的信徒一談到彼此相愛的教訓，總是說：「主耶穌教訓我們要彼此相愛，所以你應當愛我，應當饒恕我，應當幫助我，應當服事我，應當賙濟我。」這種人不配談彼此相愛，他們簡直不懂得甚麼叫彼此相愛，這種人不過是利用耶穌的話爲自己找便宜謀利益罷了。真實愛主的人一聽到彼此相愛的教訓，就當想：「我應當愛別人，應當饒恕別人，應當幫助別人，應當服事別人，應當賙濟別人，別人幫助我，愛我，那是恩典，我應當感謝他。」如果每一個信徒都想別人應當愛我，那樣，彼此相愛的教訓將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如果每一個信徒都像我應當愛別人，彼此相愛的教訓立刻就會成爲事實，彼此相愛的精神當時就能充滿教會。

我們再注意主耶穌的教訓：「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主怎樣愛我們

呢？主不單是在我們好的時候愛我們，就是在我們不好的時候還愛我們。在我們爭論誰要為大的時候，他不責備我們，卻屈下身去為我們洗腳；在我們起誓說不認識他的時候，他不怨恨我們，卻轉過頭來看我們。在我們疑惑他的時候，他不棄絕我們，卻將他手上的釘痕，肋旁的槍傷，指給我們看。他在世上的時候怎樣愛那些門徒，他現在還是照樣愛我們。他教訓我們應當這樣彼此相愛。不但在彼此看見長處優點的時候相愛，就是在彼此看見短處劣點的時候仍是相愛，正像他看見我們的短處劣點的時候仍然愛我們一樣。這樣彼此相愛誠然是難作的事，但在我們想到主是怎樣愛我們的時候，這樣去作就不是甚麼難事了。

親愛的聖徒，你作基督徒的徽章佩帶在身上沒有？如果你未曾佩帶牠，或者竟至把牠丟失了，就當在今日重新求主幫助你，再發給你一枚新的，趕快佩帶牠，好叫衆人今後能認出你是主的門徒，並使主的心因你得着滿足，就是你自己也必一日比一日更多得福了。容我們再念主的教訓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 天津

基督徒詩歌出版

本刊自一九二七年出版以來，除去第一第二兩期以外，每期都翻譯兩首詩歌發表，到一九二九年增印詩譜，改為每期刊登一首，從那時到今日總是這樣，幾年以來，常有閱者建議將這些詩印成單本，但因為數目太少，編者又無餘暇顧到這事，所以總未能這樣作。近日因為感覺到有發刊單本的需要，所以將已往所譯的詳細斟別一下，除去韻方面有錯誤的剔出去以外，共選了二十一首翻譯的詩歌，又有編者自撰的一首，此外又從聖教詩歌——今日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種詩本——中選了八首，一共三十首，合成這一本基督徒詩歌。

這本詩歌中的每一首上面都印有五線譜，和正品的哩咗譜。二十開本，上等紙印，每冊價銀一角五分，郵費在內。本社發行。

偉大的愛心

G. H. Knight 原著

「爲甚麼難爲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太二十六章十節。

曾有人稱馬利亞在西門家中用香膏抹耶穌這件事爲「各各他慘劇的開場樂」。因爲那幕慘劇已經臨近了。再過幾小時以後，她的主要在客西馬尼的櫟樹欖處被大磨石所壓傷，直到「他的汗珠大如血點滴在地上」。再過幾小時以後，他要被掛在十字架上，爲世人的罪作了贖罪祭。馬利亞坐在她的主的腳前，咀嚼他的言語，直到她心中深切的愛滿溢出來，藉着她所倒出來的香膏，顯明她是怎樣歡喜將她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她的主，這位主曾給了她那樣多的好處，曾作了她偉大的救主，偉大的師表，偉大的安慰者，偉大的朋友。在這個美好的故事和主的問題中我看見三件事：第一，愛心極悲傷的表示出來，第二，愛心被沒有愛心的人所誤會所嫉妒；第三，愛心被主所賞識所稱讚。

這位門徒最明顯的特點或者就是她那種愛心的無限的能力。我們揣想一切的門徒必是都愛主，但他們對他的愛都不是一樣的。他們沒有這樣愛他，也未曾愛他到這種程度。很少的人像她這樣愛主，因此在耶穌的心中看來她是站在他們衆人以上。她是祂

的理想門徒，若是我們可以這樣稱呼她——這個門徒的愛與一個作門徒的人所應當有的愛已經相差不遠，是別的門徒所不及的——這一種愛裏面並不攬雜卑鄙的原質，這些原質就連一個彼得和一個約翰的愛裏都常不免攬雜的。

然而，這可憐的人在耶穌讚賞她的行為以前，她一直疑惑她作了唐突的事！每一個人都在斥責她，她聽了衆人的責言，深怕她是作錯了事。因為耶穌說：「你們爲甚麼難爲這女人呢？你們不只是定她的罪，你們使他受了痛苦。」他十分知道那種深切的愛心是怎样容易受感的一樣東西，沒有人表同情雖然不至毀滅了牠，也足以傷害了牠，使牠變冷。

他們喊着說：「何用這樣枉費呢？」這就是那些殘酷庸凡的人常吐露出來的語調。像猶大一類的人看不出來在那些單從愛心裏發出來的行為中有甚麼可貴的東西。他們提到這些事總帶着一種輕藐的態度。他們說：「這種行為是荒誕癡情而且毫無用處。這些人實在應當仔細計算一下他們這種愛心的計畫要出甚麼代價。這種計畫是得不着甚麼報酬的。若是他們願意將他們的錢財任意拋棄，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但這件事

確是一種毫無利益的損失。」

但我們的主最喜悅看見的愛就是一種完全不計算世上的得失的愛，這種愛只是從那充滿恩惠的心裏自然湧流出來的。偉大的愛總不計算因為表現這種愛耗費多少。如果我發現我在將甚麼禮物送給一位親愛的朋友的時候我自己計算到底爲他費了多少錢，我就可以確知我的愛雖然是真實的，但並不很深切。完全的愛是用不着算術的。

像馬利亞的那種熱烈激昂的愛有時確實會弄出錯誤來，然而實際上她所成就的遠過於那種很冷酷的謹慎和智慧。那些爲他們的主的尊榮和世人的益處成就的事工最多的人，並不是態度冷酷時常數算耗費多少的那種人，乃是那些心中被偉大的憐憫和愛心燃燒而發熱的人；就是這種愛使他們去作別人沒有想到去作或是別人不知道怎樣去作的事。一個充滿愛的心比一副最明智的頭腦更富有創作才。在愛裏面有一種奇才能發現新奇作善事的方法。馬利亞所作的真是特別新奇——在那些在她旁邊的冷酷的門徒看來更是新奇獨出。世界讚揚那些「新奇的思想家」。巴不得有人這樣讚揚新奇的實行者和新奇的奉獻者！如果有人願意作「新奇的」，他就當完全效法他的主。

的榜樣。這樣他不久就要成爲世上最奇特的基督徒。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就是馬利亞在未曾這樣表示她的愛心以前，並未曾同別的門徒中的任何人商議過。如果她這樣作了，他們必都要勸阻她不要這樣作，並且用他們的智慧來證明這樣作是怎樣的沒有用處。她只同她自己的愛心商議，然而到底顯出來她比他們衆人更明智。

主對她的行爲所發的稱讚是完全的，也是美麗的。他們說這樣是毫無意義而且是一種枉費。他立時指示他們說他們所見的完全不對：「她在我身上所作的是一件美事；她是爲我安葬先來用油抹我。」他深深看到馬利亞的心裏，他看見他常說他不久要被害的事印入馬利亞的心中較比其他任何門徒更深，使她豫備了一種愛心的奉獻，在他死的日子可以使用。她偶然思想道：「若是他遭強暴受凌辱而死，那時我或者竟不能用膏抹他，但我爲甚麼留着我的愛心的奉獻到他死了再拿來呢？我現在要抹他，使他在活着的時候享受我愛心的禮物比他在死去以後我再獻給他不是更好麼？」她想他至少要領會這一切，在這裏他顯明他是怎樣完全領會她的心意——顯明他曾詳細查看了她的愛的心思，並且因着他所看見的大大的得了喜樂。

主說：「枉費麼！不是的，這要成爲普世界的收穫的籽種，由這個籽種裏生出無數愛心的行爲和向我所發的奉獻，這些奉獻就是在我最可憐的弟兄身上所行的善事。」從五旬節直到今日，不是有千萬人的奉獻都從那個玉瓶裏流出來麼？那膏油的香氣不止充滿了伯大尼村中的那一間小屋，而且也充滿了各地的教會麼？我當思想一件敬虔的行爲所發生的功效也許是永不能掩沒的好處，至於從一個敬虔的人生中所發生的功效更不必說有多麼大了。我行善的目標不是要得名譽，也一點沒有想到這事，但一想到我的善行在我以後還能存在，一想到我在世上所發出的聖潔感力或者要成爲一粒「各從其類結出果子」的籽種，一想到雖然我在世上的年日不長，世界或者要因着有我在其間的緣故就能更聖潔一些，更可愛一些，我一定要大得激勵。

吹毛求疵反對馬利亞的奉獻的人現今還站在世人的面前，正像他們當日站在主的面前一樣，他們還不及那謙卑的女子，她唯一的問題就是「我怎樣最能把我的愛表現出來呢？」猶大論到這件事稱牠爲「滅亡」，這真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這樣枉費香膏」照原文直譯是「這樣使香膏滅亡」——不只是枉費，乃是完全喪失；他說的這句

話永遠與他自己相連在一處了到了最後，人都知道他是「滅亡之子」；他整個的人生都成了枉費和失喪！「要憑你的話定你爲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這句話真是確實可信的啊。

我當存着感謝的心聽我慈愛的主怎樣爲那可憐的門徒辯護，因爲只有他知道她的心。我也當用我最好的東西去事奉他，並且照自己的方法服事他，不論別的門徒是否定我的罪。但當我安坐靜聽他安慰我的聲音的時候，我也當回憶我是否爲他作一些能得他相同的喜悅的事。我能否歡歡喜喜的將他所給我的一切拿來，當我能爲他作些事的時候一來到就將我爲感恩所奉獻的微小的禮物獻給他呢？我聽見他說，「她已經作了她所能作的。」我當誠誠實實的問我自己說，我是否作一切我所能作的呢？我是否對我自己說，「若是我的主現今在這裏，我願意爲他作一切我所能作的顯明我眞是屬他的！」呢？我又要聽他在我說這話的時候所告訴我的，「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甚麼時候你們要作，便可以向他們行善；你們將這些事作在我的一個最小的兄弟身上，便是作在我的身上了。

一九三六·五·八·譯於信陽·

耶穌爲甚麼吩咐門徒買刀呢？

「耶穌又對門徒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他們說，沒有。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我告訴你們，經上寫着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爲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路二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八節。

耶穌爲甚麼吩咐門徒買刀，是我常聽見人間的一個問題。竟會有些人解釋說，那是耶穌教訓門徒帶着防身的武器，到不得已的時候用以應付惡人的。這個說法完全是牽強附會，不值討論的。說這話的人不但不明白聖經，就連四卷福音書也必是未曾詳細讀過一遍。若不是這樣，便是他想利用耶穌的話來掩飾他自己的罪惡。我們知道主耶穌在說了這一段話以後，便上到橄欖山。當惡人捉拿他的時候，彼得因爲手中有刀，便拔了出来，砍掉一個惡人的耳朵。那時候主耶穌告訴彼得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二十六章五十二節就在一個晚間，主耶穌怎能說出這樣前後矛盾的話來呢？

如果他吩咐門徒攜帶武器防身，他就不該在客西馬尼園中責備彼得用刀砍人。他既吩咐彼得收刀入鞘，就決不會教訓門徒攜帶武器防身。這樣必有人問說，那樣主耶穌究竟爲甚麼吩咐門徒買刀呢？這正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注意耶穌在吩咐門徒買刀以前所問他們的問題——「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這個問題和門徒的回答足可證明他們用不着帶錢囊和口袋了。可是這裏耶穌又對他們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可以賣衣服買刀。」用不着錢囊和口袋，耶穌卻吩咐他們帶着，明顯是別有用意了。帶錢囊和口袋以外，還要帶他不許他們使用的刀，這更令人百思而不得一解了。

其實這有甚麼難明白的呢？主耶穌往下不是已經說明他叫他們帶錢囊帶口袋買刀的原因了麼？「我告訴你們，經上寫着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爲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不多幾日以前，他爲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在他身上，曾差兩個門徒到一個村子裏去，牽了一匹驢和驢駒來，他便騎着進了耶路撒冷。（太二十一章）

（二至十節）現在他又吩咐門徒帶着錢囊口袋和刀，與他一同在夜間出去，好使經上所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話得應驗。我們可以想一想，這一羣門徒在黑夜間帶着錢囊口袋和刀出到城外，豈不正像一夥強盜，一夥罪犯？主耶穌同他們一同出去，真是一被列在罪犯之中」了。

「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耶穌說，斂了。」不用說有兩把刀，就是有一把也斂用了。因為主的意思原不是叫他們用刀防身，用刀殺敵。如果帶刀是為防身，那麼十一個門徒至少也必須有十一把刀纔能斂用。帶刀既是表示他們像罪犯的意思，有一把就足斂用，何況已經有了兩把呢？

可惜彼得在客西馬尼園中看見猶大帶着人來捉拿耶穌，因為有利器在身旁，忘記了他的主素日教訓他當愛仇敵的話，竟拔出刀來砍了大祭司的一個僕人，削掉了他的右耳。主耶穌立時責備他，叫他「收刀入鞘」，又告訴他說，殺人不只是害人，也是害己，因為「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不但如此，主耶穌再進一步以身作則去教訓彼得，「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他作這件事真使彼得羞愧到無地自容。這時彼得必定看出

來他是怎樣的不像他的主，他離他的主要他到的地步是何等遠。他的主講愛仇敵的道理以後，自己真躬行實踐。他聽他的主講愛仇敵的道理以後，也是口誦心維，拳拳服膺，但一到真遇見仇敵的時候，便完全忘記了他素日所學習的那些寶貴的功課，立時怒不可遏，拔出刀來去砍仇敵了。

我們不也是與彼得一樣麼？我們讀了我們的主所講愛仇敵的教訓以後，真是受了極深的感動，我們知道神就是這樣愛了我們這些與他爲敵的人。我們知道神要我們像他，要我們存他所存的心，有他所有的德行。我們也明白以惡報惡雙方都要受害，惟獨用愛心纔能感化人。這些事我們都十分明白。就是一到真遇見惡人傷害我們的時候，便把我們素日所領受的真理，所服膺的教訓，忘記得乾乾淨淨，只要有刀在身旁，便會拔出來砍仇敵的耳朵了。

我說我們是與彼得一樣麼？不，我們還遠不及彼得。彼得固然是未曾到他的主要他到的地步。但他拔出刀來砍人，究竟是因爲要保護他的主，那些人來並不是要捉拿他，乃是要捉拿他的主。他很可以遠遠的走開，免得受了他的主的連累。但他不肯這樣作。他寧

願冒險殺敵，救護他的主脫離惡人的手，不肯自己逃避危險，讓他的主落在仇敵的手中。我們果真像他一樣麼？我們與惡人作對，與仇敵相爭，有幾次是因為主的緣故呢？我們看見主的名受人褻瀆，主的道被人混亂，我們總是緘默無聲，毫無表示；及至我們自己的利益，金錢，名譽，地盤，財產，家庭，一受別人損害的時候，我們便抽出刀來砍仇敵的耳朵，拿這種行為和彼得所作的互相比較一下，不用說我們在主的面前要羞愧到無地自容，就是在彼得面前我們也擡不起頭來了。我們還敢輕看彼得麼？

「收刀入鞘罷，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約十八章十一節。在這裏我們看出來我們的主這樣容易忍受惡人的苦待，絲毫不加反抗，是因為完全順服神的旨意。「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他的意思是說，「這些惡人來捉拿我是因我的父要我喝那個苦杯。如果父不要我喝那一杯，他必不容許這些惡人加害於我。我的父既要求我喝那一杯，我若反抗這些惡人，就是反抗我父的旨意。但我已決定了心志要順服我父的旨意，所以現在甘心落在這些惡人的手中，絲毫不加反抗。」許多時候我們不能忍受惡人的虐待，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我們的主所有的那種順服神旨的心。我們忿恨仇

敵的強暴，我們忍受不了那種無理的待遇，因此我們就想報復，就想拔刀砍人的耳朵。但我們若明白一切臨到我們的事都有神的許可，我們的心情便要完全改變了。這時我們再不忿恨，再不想反抗，再不想報復，就是別人想要幫助我們去反抗報復，我們也要對他們說：「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

我們幾時纔能學會這門功課呢？我們幾時纔能決定心志爲順服神的旨意甘心忍受惡人一切的苦待逼迫，絲毫不加反抗不想報復呢？我們幾時纔能總不想拔刀砍人的耳朵，而且不容許別人爲我們的緣故拔刀砍人呢？我們幾時纔能看見「我們的仇敵餓了就給他喫，渴了就給他喝」——爲那咒詛我們的祝福，爲那陵辱我們的禱告——呢？甚麼時候我們學會了這門功課，我們不但十分像我們的主，能爲我們的主作發光的見證，就是我們自己的心中也必要充滿喜樂與平安，每日度着一種愉快的生活；及至我們的主接我們到他那裏去的時候，還要因此重重賞賜我們。因爲他曾教訓我們並且應許我們說：

「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陵辱你們的要

爲他禱告。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衆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你們若借給人指望從他收回，有甚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要如數收回。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因爲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六章二十七至三十六節。

一九三六·五·二六·天津

「不要以惡報惡，衆人以爲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衆人和睦，親愛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爲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喫；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爲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爲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十二章十七至二十一節。

僕人式的主人

◎ H. Krieg 原著

「是誰爲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麼？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路二十二

章二十七節。

當我向耶穌和他的門徒聚會的屋子裏觀看的時候，有兩件奇異的事映入我的眼簾：一件事是他們中間因爭高位而起的可恥的爭論，另一件便是主所有的極深的謙卑。這種謙卑是使他們慚愧到無地自容的。他看見他們還是這樣未曾學好他的精神，一定十分憂愁；但他的口裏並未吐出嚴厲的斥責，他的眼中並未發出義怒的光芒。他不過說：「你們看我；我是否爭着要爲大呢？我是否尋求最大的地位呢？我有權利這樣作，但我是否這樣作呢？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你們衆人的。」

我怎能明白這種奇異的謙卑呢？約翰後來在異象中所看見「右手拿着七星」的這位偉大的基督，屈下身去，用這兩隻手洗一個罪人的腳。他既知道父已將一切交在他手裏，就拿一條手巾束腰，去爲這些充滿驕傲的人作這最下賤最卑微的事工！他今日還是照樣願意爲我作這樣的事。我稱呼他爲主，我說的很對，他本來是。但他也是我的僕

人麼？是，他確然是。但是因為這個，我總未能得救；但是因為這個，我不能也不配至終同他坐在一處。

「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的。」這句簡單的話總括了我生命的主所作的一切事工，所有的一切德行。這句話使我曉得他那種爲僕的忠誠，又使我知道他那種爲僕的謙卑。還能有甚麼別的事比這個更卑微麼？天上的主將自己降到與失喪的罪人同等的地位上，爲要救贖他們，爲他們背負他們的重擔，洗他們的腳，自己擔當他們的疾病，背負他們的罪惡；並且因爲說誠實和慈愛的話竟被人稱爲「說褻瀆話的」，作了善事以後，聽見他們因爲他作這事稱他爲「一個魔鬼」，又甘心死在他們殘暴的手下，像罪人中最壞的人那樣喪命，甘心被那些他來特爲要去拯救的人從世上棄絕！這樣的自卑我們真是從來未曾見過。這是一種極深的自卑，只有屬天的愛能彀作到；但那位年邁的基督徒必是很完全的明瞭屬天的愛是甚麼，當人問她說，你想榮耀的主爲你曲身到這樣低的地步不是希奇的事麼？她回答說，「不是，他作這事並不希奇，因爲那正是他的樣式。」

甚麼時候我想到耶穌是一個服事人的人，我必須先想到他是神的一個真實忠誠

的僕人，正是因着這個，他纔成爲人的一個有愛心的僕人。他常說到他在父面前的僕人的職分：「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我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那「從猶大而出的」在十字架上好像響應猶大爲便雅憫哀求的話說，「現在求你容僕人住下，替這童子作我主的奴僕，叫童子上去；」因爲這真是他所選擇的地位，也是他甘心接受的自卑，「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雅各因着爲他的新婦作工得了他的新婦，我的主也是這樣自己居在僕人的地位，忠心作了僕人的工，然後要他當得的工價——他勞力作工爲要得着的新婦。

從他這種作神的僕人的職分裏就產出了他作人的僕人的職分。罪人的朋友麼是的，罪人的救主麼是的；但是還超過這個，也是罪人的僕人。他將那些正需要他服事的人招聚在他的四周，並且用他的一生去服事他們。他在拿撒勒的會堂中打開以賽亞書，讀到他的使命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着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那時他因着作罪人的僕人爲

他們作工就十分喜樂；那聖潔者爲他那慈愛的「使命」所作的是甚麼樣的奉獻！將那些憂傷的，貧乏的，患病的，有罪的，恐懼的，灰心的，墮落的，失望的，都聚集了來，叫他們得醫治，使他們好像來到一個天使總不離開池水總不靜止的畢士大池一樣。我讀他一生的歷史，就看見他從來未有一刻想到他的尊榮或安逸，只要有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在他旁邊，他無論如何去服事他。他自己飢餓卻使貧窮的人喫飽；他自己是一個多經憂患的人，卻卸下憂愁的人的重擔；他自己疲乏困倦，卻仍服事患病的人直到夜晚。有一天我看見他在雅各的井旁服事一個犯罪的婦人，從他自己的深井裏吸取活水給她；有一天在拿因城門口服事一個憂傷的寡婦；又有一天在加大拉服事一個受虐待的，打開邪鬼加在他身上的繩縛；又在加伯農，耶路撒冷，耶利哥服事瘸腿的，口啞的，瞎眼的。凡需要他的愛心的服役的人，不論所需要的幫助是身體方面的，或是心靈方面的，在他看都是一樣。不論是誰，也不論他們在甚麼地方，他總是歡歡喜喜的服事他們，而且他都服事他們。

他也是在我已過的一切歲月中服事了我。自從我第一次求他擔負我的重擔直到現今，他總是每日忍耐着爲我作這事。他又曾多年爲我作了一種僕人的工作，就是將我

的信息帶到天上的寶座前，又將我父所給我的回音帶到我這裏來；他也洗濯我因罪所染污的衣服和雙腳；爲我豫備每日所需用的天糧擺在我的面前；爲我燃着屋裏的燈——他和平的笑容；在我疲乏的時候爲我展開平靜安舒的臥具——他慈愛的保證；這都是僕人的工作，作這一切事的乃是我的偉大屬天的主人！他已經多日服事了我；他現今仍然服事我；他告訴我說他要服事我到底。就是到了天上，他那種僕人的工作仍要在那裏繼續着進行，因爲我讀到他的話說：「主人來了，看見僕人儆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

如果這是我的主選擇去作的工，我就不怕多求他爲我作甚麼。當我將每一樣壓迫我的重擔，不但我的罪擔，還有我的憂愁和掛慮的擔子都交在他手中的時候，再沒有別的事比這事更使他喜歡。這位有力量能服事我的基督每日在我身旁，他給我特權叫我使用他，正像百夫長使用在他手下的僕人一樣；因爲我只要求他「爲我去，他便去；爲我來，他便來；爲我作這事，他便去作。」因着他的恩惠我得了一種何等奇異的尊榮，得有神的這位榮耀的僕人等候着要服事我，而且總是喜歡我求他爲我作事。若是我容許他照

他所希望的那樣充分的服事我，若是我更常求他將天上的珍寶帶出來給我；若是我更常求他洗淨我被塵土所染污的雙腳，又將我的空器皿充滿；若是我照着他喜歡作的將我一切大小的重擔都交給他擔負，我必定更聖潔更快樂。我當思想今日他站在那裏等候要為我作在他的比喻中所說的那個僕人為那個失而復得的浪子在父家中所作的事——「將上好的袍子拿來給我穿上，將戒指帶在我手上，將鞋穿在我腳上。」因為他服事我到極處，所以他能「拯救我到極處。」我必須容他作拯救我並使我成聖的那整個的工作，不只是我所不能作的那些較難的工作，這樣甚麼時候我聽我的那位偉大的僕人式的主人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我就要懇切的對他說，「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一九三六，五，九，譯於信陽。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章二十

五至二十八節。

因信領受聖靈

二三十年以前，國內各地的基督徒很少有人敢說自己得了救。最近幾年來許多真實悔改信主的人已經明白了因信得救的真理，因此他們敢歡喜快樂的承認他們得了救，有了永生。他們確信神的應許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章廿一節。「你若口裏認耶穌爲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得救；因爲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十章九、十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的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五章二十四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約六章四十七節。他們因着篤信這些應許，心中便滿有倚靠，喜樂，平安盼望，這真是一種極可慶幸的現象。

不過我們再問，「你有沒有領受了聖靈？」便少有人敢回答說：「是」了。真的，我們在許多地方遇見熱心信主的人敢說自己得了救，卻不敢說自己領受了聖靈。若是我們再問他們，爲甚麼他們知道自己得了救，卻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領受了聖靈？他們一定要回答說，聖經上明說：「信主就得救。」我們既信了主，當然我們就得救了。至於領受聖靈這

一件事，我們可不知道有沒有那種資格，到沒到那種地步。我們實在知道我們已經得了救，但我們卻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領受了聖靈。有些人甚至明說，一個人信主以後不過只是得了救，如果他要領受聖靈，還需要爲這事迫切祈禱，禁食哀求，直等到神賜給他一種可靠的憑據，然後他纔算領受了聖靈。他們又說，有的人在得救的時候同時就領受了聖靈，但也有許多人得救的時候並未曾得着聖靈；必須等到一個時候，神賜給他一種特別的經驗，那纔算領受了聖靈。照這種說法看來，世界上該有許多得了救卻沒有聖靈的人了。但聖經上是否這樣說呢？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使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二章卅八節。

「基督既爲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爲經上記着，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着所應許的聖靈。」——加三章十三、十四節。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爲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質，直到神的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着稱讚。——約弗一章十三、十四節。

這三段經文顯示給我們甚麼真理呢？牠們不是都明明告訴我們說，領受聖靈的惟一條件就是「信」麼？彼得告訴那些聽道受感的人說：若是他們作兩件事——悔改、信耶穌基督，他們便能得着兩樣好處——罪得赦免、領受聖靈。這幾句話不單是爲五旬節那天在耶路撒冷聽道受感的那幾千人說的，也是爲歷代一切聽道受感的人說的。無論那一代、那一國、那一族、那一個人，也無論男的或女的，老的或少的，貧的或富的，貴的或賤的，有學問的或無知識的，東方的或西方的，只要向神悔改、信靠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都一律的得蒙赦罪，也都一律的領受聖靈。除非神的應許能失效，神的言語能落空，不然，這件事就永遠不能改變。

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說的更清楚了。他說：「使我們因信得着所應許的聖靈。」何等清楚！何等簡單！得聖靈只有一個條件——「信」，此外再沒有別的條件。他在以弗所書中所說的也是一樣的意思：「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爲印記。」一個聖徒得了

所應許的聖靈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他信了基督。我們怎樣因信耶穌基督得了赦罪，得了救恩，得了永生，我們也照樣因信耶穌基督領受了聖靈，這是以上所引三段經文清清楚楚講明，毫無可疑的事。

必有人說，「我信了基督，我得了救，這事我確實知道。但你說我領受了聖靈，我卻十分的疑惑。我常常軟弱，常常跌倒，常常失敗，常常退後，這些事豈不都足以證明我沒有聖靈麼？聖靈若住在我裏面，我豈能有這種情形呢？難道聖靈還能使我軟弱，跌倒，失敗，退後麼？」

不錯，聖靈不能使人這樣。但一個聖徒有這種情形，並不是因為他沒有聖靈，而是他不能讓聖靈在他裏面作主，在他裏面掌權的緣故。聖靈能使我們剛強不軟弱，站立得穩，不跌倒，得勝不失敗，前進不退後，並且他願意這樣作，但他卻不勉強我們作甚麼。如果我們肯服在他的權下，肯聽他的指揮，肯受他的支配，肯隨從他的引導，他就要在我們身上行極奇妙的大事，使我們有一種得勝的人生，聖潔的人生。但如果我們自己要凡事作主，凡事隨從自己的意思行事，他就任憑我們。他始終容我們有自由的意志。他不剝奪我們

的自由。不過我們若不容他在我們裏面作主掌權，我們就不免度着失敗墮落的生活了。

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裏有話說，「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林前三章十六節又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林前六章十九節讀了這些話以後，我們總不能說哥林多的聖徒沒有聖靈了罷。但哥林多的聖徒有沒有軟弱呢？他們會否跌倒失敗呢？啊！真了不得！結黨分爭，以人誇口（第三章）；有人行了極可怕的淫亂，衆人還容留這樣的人（第五章）；又有人彼此爭訟，甚至到不信的人面前求審（第六章）；還有人混亂主的晚餐，以致受主的懲治（第十一章）。他們雖然犯了這些罪，然而聖靈仍住在他們裏面。這個真理在古代哥林多的聖徒身上是這樣，在現代各處的聖徒身上也是這樣。（自然我說的是那些真實悔改信主的人，假基督徒不在其中。）

或者有人聽見這話要發怒說，「這可真了不得！一個信徒犯了罪，聖靈還住在他裏面？這真是一種褻瀆的說法！我想一個信徒不犯罪的時候，聖靈纔能住在他裏面，甚麼時候他一犯罪，聖靈就立時離開他，不再住在他裏面。」

是這樣麼？如果真是這樣，請問還有幾個人能站在神面前呢？若是我们徹底明白罪的意義，知道生活、行爲、言語、思想中一切不合乎神旨的事都是罪，請問一年之中有幾日聖靈能住在我們裏面呢？再請問如果聖靈離開了我們，還有誰在我們裏面責備提醒，使我們爲罪痛苦自責，不能不趕快回轉懊悔呢？最要緊的就是我們的主對這問題說過甚麼話。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爲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約十四章十六、十七節。

「永遠與你們同在」是甚麼意思呢？不是說聖靈總不離開聖徒麼？如果照上面所說的，聖徒一犯罪聖靈便離開他們，主耶穌的應許便不可靠了。能有這樣的事不能呢？

或有人說，舊約中不是記載掃羅王犯罪以後神的靈離開了他麼？不錯，實在有這樣一件事。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十四節記着說：「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裏來擾亂他。」大衛王因犯大罪受了神的責備以後，也曾禱告神說：「不要丟棄我，使

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十詩五十一篇十一節大衛在青年的時候曾侍立在掃羅王面前，曾爲掃羅彈琴，神的靈離開掃羅的事他曾親眼看見；他現在也犯了大罪，得罪了神，他怕他也要遭遇掃羅王所遭遇的，所以他呼求神不要丟棄他，不要從他收回神的聖靈。那樣，這兩段經文可以證明聖靈因我們犯罪就要離開我們麼？不能。我們當曉得舊約時代神的靈降在人身上和新約時代是完全不同的。舊的時代神的靈不過是降在極少數特別爲神作工的人身上，就如摩西、約書亞、基甸、耶弗他、參孫、掃羅、大衛、以利亞、以利沙、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以及其他神特別使用的人，普通的以色列民衆在這件事上是沒有分的。這少數爲神使用的人若是悖逆強項，神就從他們收回他的聖靈，正如掃羅王所遭遇的。但新約時代的教會領受聖靈便不是這樣了。從五旬節那天聖靈降下以後，他就住了一切信主的人裏面。每一個真實信主的人都與這個恩賜有分，那就是說，每一個真實信主的人都有聖靈，並且他永遠與他們同在，總不離開他們。

不錯，神的靈曾離開過掃羅；大衛也怕神的靈離開他，所以他那樣禱告。但我們知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一」的應許不是給掃

羅和大衛並他們那時代的人的。他們也未曾聽見過這話。這應許是主耶穌在快要離開世界以前給教會的。因此我們不能以掃羅的事和大衛禱告的話作為證據，證明神的靈能離開信主的人。同時主耶穌的應許和許多別的經文卻證明了聖靈總不離開我們，只要我們是真實信主的。

某處有一個教會，幾年的工夫沒有一個良好的牧人。因此這個教會冷淡到極點。其中有幾個負責任的信徒，看見這種情形非常着急。他們商議要請一位好牧人來牧養這個教會。他們四處訪問，竟得着一位有愛心有能力熱心為神作工的傳道人。他接受了他們的聘請來到這個地方，作了他們的牧人。因為他是一個熱誠忠心愛主愛人的工人，所以這個教會因他的緣故在幾個月後有了極大的改變，這個教會中充滿了牛氣，並且在那個地方作了美好的見證，與從前這個牧人未來的時候相比，真是完全不同了。

不過，教會真實興旺起來的時候，那些負責任的信徒又感到恐慌了。因為這個教會的見證惹起了外界的攻擊。不信的人說這些基督徒癲狂了。他們又因為這些基督徒所發的光照出來他們的罪惡，便羞惱成怒，起來毀謗教會，反對教會。因此這個教會在社會

中竟是成了衆矢之的。

那些負責任的人願意教會興旺，但不願意爲主的名受羞辱遭逼迫，他們看見這種情形，曉得這都是這位牧人弄出來的。他們決定要對這位牧人的工作加以限制。他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共有九個委員，一個委員長。委員會開過兩次之後，通過了幾條議案。一天的早晨委員長同着兩位委員來到這位牧人的書房，向這位牧人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先生，我們因你的忠心和熱誠並你在我們教會中所作的工作，真是十分感謝你。不過你的熱心不免有過火的地方，以致招來社會方面對教會的反感。昨天我們委員會開會的時候通過了幾條議案，打算對你的工作略略加一些限制。我們想你爲我們全教會打算，大約不至於不贊同的。我們第一條議案是決定請你開會講道不要太多。近來你在這裏每週有三次四次甚至五六次的講道，這是使人感覺厭煩的。我們請你今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早晨聚會的時候講一次道，其他的日子不必講道。遊藝會、茶話會、交際會、音樂會、衛生演講會、婚姻問題討論會，不妨多開幾次，講道只可每週一次。第二條議案是決定請你講道的時間不可太長，有時你講一次道用去一小時，還有時一小時多，這是一件

令人不快活的事。新時代的基督徒是不喜歡聽長篇講道的。先生請你注意以後講道切不可過三十分鐘。如果講二十五分鐘，二十分鐘，那也足敷用了。若是一次只講十五分鐘，那是最好不過的。第三條議案是請你今後慎重你所講的道。你這個人真是勇敢不怕得罪人。不過我們卻怕得罪人。因為你勇敢使全教會喫虧，這是我們所不甘心的。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人費了許多力氣，請來一位銀行經理和一位軍部的參謀長來聽道，滿希望他們兩位加入教會。後來給我們教會捐些款，有甚麼逼迫臨到教會的時候，參謀長還可以派幾名衛隊來保護我們。誰想到你那天講道的時候毫不留情的責備罪惡，正好說到他們兩位的毛病上。他們沒有等到散會便走出會堂去，從那時他們再不來了。我們再去請他們，他們極不高興的說：「我們可不再去聽道了，你們的牧師開口罵人，我們何必找罵去呢？」先生，你看這是多麼大的損失！你不要比古時那些先知那個時代與現今的時代不同。況且那些先知那一個有好結果呢？或挨打，或下監，或被殺，最輕的也免不了受人的唾罵攻擊。先生，請你記得「明哲保身」的要訓，今後還是圓滑些好。不過我們想你這個性情古怪，大概是不聽我們的勸告的；所以我們昨天決定，請你在講道的前一日將

你要講的大意寫下來，交給我們委員會檢查一下。如果我們看那裏面沒有甚麼得罪人的地方，我們批上「准講」兩個字，以後你再講；如果我們發現有太嚴厲的地方，或是我們代你修改一下，或是你重新豫備講章。」

這一篇談話把這位牧人的心說得幾乎結了冰。他想，「完了，完了，今後不用再作工了。他們對我的工作加上這麼多可怕的限制，這還怎樣作工呢？」不過他真愛這個教會。他捨不得辭職。他忍耐着等候他們覺悟悔改。他暫時在這裏敷衍着作工。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的這樣過了一年多，這個教會那種如火如荼的好景況沒有了。依舊是像這位牧人未來的時候那樣冷淡，那樣枯乾。

那幾位負責任的信徒這時又焦急了。他們又開始東西奔走去請好牧人來牧養他們的教會。他們說他們因為沒有好牧人的緣故，教會纔這樣冷淡枯乾。其實不是這樣一回事。兩年以前他們的教會冷落是因為沒有好牧人，現在他們的教會冷落是因為他們不容好牧人掌權，不容好牧人自由作工。他們現在不需要去另請好牧人。他們已經有一個好牧人住在他們中間，只要他們容他作主，容他掌權，他便能將這個教會治理到好處。

這就是許多真實信主的人所有的景況：他們未信主以前那樣困苦可憐墮落犯罪，是因為他們沒有聖靈。在他們信主的時候便領受了聖靈。從那時起聖靈便住在他們裏面。纔信主以後，他們有過一個很好的時期，他們那時容聖靈掌權，容聖靈作工，所以那時他們的生活有興趣，有快樂，有能力，有平安。但過了不久，他們感覺到容聖靈作主在肉體方面是不免受損失的，尤其是受人的笑罵反對，他們這時改變了計畫，不再容聖靈掌權。他們成立了委員會，十個委員——兩隻眼，兩隻耳朵，一個鼻子，一張嘴，兩隻手，兩隻腳；一個委員長——頭腦。他們的人生不再容聖靈作主，只是他們自己的頭腦作主，他們的肢體掌權。這樣一來，他們不久便回到以前的地步去，他們再度着可憐的生活，如同他們沒有聖靈的時候一樣。他們不滿意於這種生活，他們以為自己還未曾領受聖靈，他們迫切的求聖靈，殊不知他們在信的時候就已經領受了聖靈，這時候聖靈仍然住在他們裏面，不過聖靈已經像上文那個比喻裏所說的那個可憐的牧人一樣，住在那裏，但是沒有權柄作甚麼了。這些可憐的信徒現在應當作的不是求聖靈，乃是順從聖靈，容聖靈在他們裏面作主掌權，管理他們。

我們打開使徒保羅寫給教會的信，看他對教會說甚麼話。他未曾說一句話教訓他們求聖靈，他清楚知道每一個真實信主的人都有聖靈。他知道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求聖靈，乃是按着正道對待那住在他們裏面的聖靈，聽他勸勉教會甚麼話。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弗四章三十節。

「不要消滅聖靈。」——帖前五章十九節。（這節中文譯本聖靈下有「的感動」三個字是原文所沒有的。）

「我說，你們當順着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加五章十六節。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五章二十五節。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五章十八節。

未曾悔改信主的人沒有資格求聖靈，就是求也得不着；神不能賜聖靈給一個不信的人。已經悔改的人用不着求聖靈，因為他們在信的時候已經領受了聖靈，而且聖靈一向就住在他們裏面，並沒有離開他們。他們所當留意的就是「不要叫聖靈擔憂」——「不

要消滅聖靈」、「當順着聖靈而行」、「靠聖靈行事」、「被聖靈充滿」這些事就設了。但這些話都是甚麼意思呢？容我們思想一下：

先說「不要叫聖靈擔憂」罷。眞屬神的人既有聖靈在裏面，他們幾時要作甚麼不合真理的事，要說甚麼神不喜悅的話，要存甚麼不義的意念，聖靈必定在他們裏面責備阻止，不容他們這樣作，這樣說，這樣想。倘若他們不聽聖靈的責備與攔阻，到底作了不當作的事，或是說了不當說的話，或是存了不當存的意念，聖靈便擔憂了。比方說我的小孩子要賭錢，要吸烟，要罵人，我立時攔阻他，不許他這樣作，但他到底這樣作了，我不是要因此擔憂麼？這樣我們在不服從聖靈的責備訓誨的時候，他也是一樣的爲我們擔憂。

再說「消滅聖靈」。消滅聖靈是說聖靈提醒我們，指示我們當作的工，當行的事，我們不肯聽從去作。比方說，在我前面有一個人不認識基督，需要人的引領，聖靈便在我心中作工，指示我去引領他。我一得着聖靈的指示，就當立時去與這個人說話，講福音給他聽。但我因爲懶惰，或是怕人笑罵，或是爲自己的事忙碌，便推辭不去作這工，這就是消滅聖靈了。再比方說，有貧苦的人在我旁邊等候人的賙濟，聖靈指示我去幫助他，但我因爲

吝惜錢財不肯去賙濟他，雖然聖靈幾次催促我去，我到底沒有去作這件善工，這也是消滅聖靈說誠實話，我們豈不是屢次這樣消滅聖靈麼？

「順着聖靈而行，」「靠聖靈行事，」大約比較容易明白；存心說話，行事，作工，處家庭，待親友，辦公事，用金錢，無論大事小事都隨從聖靈的指引，不隨從自己的私意，更不效法世界的樣式，不計算屬世的得失榮辱，只聽從聖靈的指導，倚靠聖靈的能力，聖靈所禁止的事絕對不作，聖靈所吩咐的事勉力去行。這樣必定一日比一日多結出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來。

最後我們提到「要被聖靈充滿」的教訓了。聖靈實在是等候着要充滿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我們裏面有許多事物阻攔他，使他無法充滿我們，明顯和隱藏的罪惡，屬肉體的意念，貪財和求名的心，剛愎強項的意志，都成了我們裏面的喧賓，奪了那應當在我們裏面作主人的聖靈的地位，以致我們總得不着聖靈充滿的經驗。只要我們將這些阻攏聖靈的事物完全倒空，他便能隨意的充滿我們。那時我們就會得着完全的平安，滿足的喜樂，得勝的權柄，並為主作證的能力了。

不過，這種良好的經驗並不是一次得着就永久享有的。甚麼時候我們再容那些可憎的事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便失去這種寶貴的經驗，再落到軟弱困苦的地步。可感謝神的就是只要我們再倒空那一切，我們便會再享有這種寶貴的經驗。若是我们常謹慎自己，除去那一切阻擋聖靈充滿我們的事物，我們就必常享有這寶貴的經驗，成爲一個屬靈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上豐豐滿滿的結出聖靈的果子來，歸榮耀給神，並爲我們的主作美好的見證，就是我們自己也必一日比一日多得神所賜各樣屬靈的福氣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北平

智慧人與愚昧人

「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十箴十三章二十節。

但誰是智慧人呢？誰是愚昧人呢？請再聽經上的話：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十箴九章十節。

「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詩十四篇一節。
聖徒們哪，謹慎你們的交際和友朋！

基督徒可以看電影麼？

近幾年來電影事業在國內各大城中非常的發達起來。電影院的開設像雨後的春筍一般。首、都、特、市、商、埠、省、城、裏，多則一二十家，少者也有三處、五處。國外的影片源源而來，好萊塢和好萊塢的男女明星的名字差不多已經馳名全國。國內新興的影片公司也相繼而起。演電影的女電影明星，男電影明星，到處博得羣衆熱烈的歡迎。連政府的要人，社會的領袖，也都與這些明星們酬酢往來，爲他們吹噓捧場。看電影，捧電影明星，差不多成了大城市社會間一種時髦的交際和娛樂了。住 在一個大城市裏若是不常去看電影，真可以叫作十八世紀的老古董；如果沒有看過電影，那簡直是三千年前的「木乃伊」了。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發生了：「基督徒可以看電影麼？」大多數的基督徒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可以」。豈止於基督徒呢？許多教會的領袖和傳道人也是表示這種態度。我們對這個問題須分開來說：第一，我們承認就電影的本身說，良好的影片是基督徒可以看的。影片與小說是相同的。不過一種是用文字在書本中描寫一段事蹟，一種情形，一種是用動作在銀幕上表演出來罷了。我們不能說基督徒不可以看小說。我們只能說基

督徒不可以看不正當不清潔敗壞德行的小說。至於宗教小說，教育小說，歷史小說，科學小說，當然不在禁止之列。電影也是這樣，宗教影片，教育影片，冒險影片，科學影片，只要無害於基督徒的德行，我不能說基督徒不可以看，正如我不能說基督徒不可以看這些小說一樣。不過今日各地電影院所演的電影都是一些怎樣的影片？這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我們不用到電影院裏去觀光，只要看看每日報紙上所刊電影院的廣告，和電影院門前的招貼，便可以知道大略的情形了。各處電影院中所演的有許多誨淫的片子，甚麼「風流天子」，「風流寡婦」，「風流艦隊」，「風流爺叔」，「慾燄」，「嫦娥愛少年」，「小寡婦的秘密」，「大學生風流史」，至於廣告中所說的那些話更不堪入目了。廣告中的那些畫片，總離不了男女互相接吻，互相擁抱，互相追逐，浪漫青年，裸體少女，大羣的舞女赤着臂赤着腿跳舞，以及種種醜不可言的怪狀。至於廣告中的那些話，更不堪卒讀了。就是這些醜惡的廣告所給閱者的惡刺激惡影響已經足足不少了。若再坐在電影院中看那些逼真的活動影片，所受的損害還堪設想麼？自然電影院中所映的影片也不都是這樣的。有時也映一些冒險影片，科學影片，戰爭影片，不過就連這些影片裏多少也挿

入幾段愛情的故事，或激起人性慾的情景。要尋找從頭到尾絲毫不使看的人受甚麼惡影響的影片，雖不能說完全沒有，卻真是十不得二三。這原不足爲奇，在這個淫亂邪惡人慾橫流的世代，羣衆所最歡迎的就是屬情慾的事。影片公司的經理和電影院的主人都曉得這種情形，他們的目標既然專在發財上，自然竭力的製造，竭力的搜求迎合人心的影片，這便是今日那些敗德誘淫的影片所以盛行的原因了。電影院營業的情形既是這樣黑暗腐敗，基督徒還涉足其間是不是危險的事呢？

或者有人說，「我到電影院以前，先選擇一下那一天開映良好的影片，就在那一天去。開演不好影片的時候我就不去看。這樣作不可以麼？」這個問題我要分幾步來回答。第一，我要問你能否在未曾去看以前清楚知道全片從始至終絕對沒有使你受損害的地方？第二，我要問你能否有把握每次去看電影總是去看良好的影片，不好的影片絕對的不使人目？第三，我要問你能否確說你到電影院去不至使你屬靈的生活直接間接受到甚麼不良的影響？第四，我要問你能否確說你到電影院去不至使他人受你甚麼連累和損害？如果你能毫無疑惑的回答每一個問題都說「能」，那樣你就任意去看電影好

了。但我告訴你，如果你有過看電影的經驗，或是你仔細思想一番，你便曉得沒有人能回答這四個問題都說「能」了。頭兩件事或者有少數的人能作到，但已經不是容易的事。後兩件事絕對沒有人敢說「能」。容我們分開來解釋一下。

第一，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許多影片的名稱聽來實在不壞，也許影片的內容大致也還可看，不過這些影片中多少總不免插入幾段甚麼男女互相追逐，調情，或其他足以引起性慾上的衝動的事。你若想在未曾看一場電影以前，先知道這捲影片絕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除非你先看過一遍，至少也必須看過一遍牠的說明書，或是先請別人去看一下，以後來告訴你。但你又當請誰替你冒這種險？退一步說，即使你能在未看以前，先詳細調查知道這部影片的內容實在安全，可是這種影片又能找着幾部呢？

第二，你不常看電影就罷了，若是你常去看，起初你也許只看好的，看來看去，你的腳進慣了電影院的大門，早晚有一天，你或者因為煩悶無聊，或者因為被親友所邀，或者因為日久沒有甚麼好的影片可看，就會不自覺的跑進電影院去看一兩部不好的影片，只要這個門一開，你就會由一次而兩次，而三次，而四次，五次，七次，八次，十幾次，幾十次，幾百

次將來不知道會墮落到甚麼地步去。只看良好的電影並沒有危險，牠的危險就在這個地方。如果你總不進電影院，我敢保你總不會受不好的電影的損害。林肯總統的母親在林肯年輕的時候警戒他說：「孩子，你要不作一個酒鬼，只須緊記不要喝第一口酒。」這真是智慧的言語。喝一點酒固然不至就成酒鬼，但許多人作了酒鬼就是起原於喝了第一口酒。看幾次好的電影固然不至就使一個人受損害；但許多人受了壞電影的害，就是起原於起初看了幾次好的電影。

第二，到電影院去使自己屬靈的生活受到不良的影響，那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事。先就電影院的觀眾說罷。到電影院去的人真是五光十色，甚麼樣的人都有：花花公子，紈袴少年，富家姬妾，青樓妓女，都是電影院的好主顧，一般假借自由戀愛的美名，放縱情慾的青年男女，多是以電影院爲調情會晤的所在，拈花惹草，招蜂引蝶，是電影院中隨處可見的現象。一個基督徒常到這種地方去，坐在這些人當中，日久天長，能不能絲毫不受他們的影響？再就那些電影明星說罷。不用我們詳細去調查他們的品德和生活，只就報章雜誌中所登載電影明星的消息和事蹟而論，就足可知道貞潔廉恥在他們中間簡直是完

全掃地。這也不足爲奇，無論怎樣端正循規的男女，一到拍電影的地方去廝混，也絕不會一塵不染的。一個常看電影的人在電影院裏總是看到這些人的動作，聽見這些人的聲音，在不知不覺中這些明星已經成爲他的師友。我們都知道一個人常同甚麼人在一處，日久天長他便要被他們所同化，行動像他們，生活像他們，舉止言談像他們。常看電影的人就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那些電影明星所同化，請想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呢！

第四，一個基督徒到電影院去，會使別人因此受到不良的影響，這也是勢所必然的。先就自己的子女說罷：如果一個基督徒常到電影院去，無論他是否携帶着他的子女去，他總是以他自己的生活指示他的兒女說，電影院是可去的地方。他或者很能分辨影片的好壞，也很有自制力不去看那些不良的影片，但他卻不能期望他的青年子女都會這樣分辨，這樣自制。父母所看的或者是好的電影，但他們的兒女竟因父母看好的影片的緣故，學會了看電影，以致去看許多不良的影片，結果竟受了大害。這種損失，父母怎能彌補呢？再就軟弱的信徒說罷：如果你這剛強的基督徒去到電影院裏看電影，被軟弱的弟兄姊妹看見，他們豈不想像你這樣的人，都去看電影？他們不是更可以去看麼？或者他們

以前不敢去看，但因為他們看見你去看，便也放心去看。你有選擇影片的知識和自制的能力，他們卻沒有這種知識和能力。你看電影不至受損害，他們看電影卻受了極大的損害。不錯，看好的影片是可以的，並且你也有看電影的自由，是別人干涉不着的。但若因你的自由使別人陷在罪中，這就不合乎愛人的道理了。使徒保羅說，「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喫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林前八章十三節。一個人甘心爲別人的好處不喫肉，這是多麼大的一種捨己。若是爲軟弱的弟兄的緣故連肉都可以捨棄不喫，何況看電影一件小事呢。如果我們真願意學習愛人的功課，我們就斷不可忽略經上的教訓說，「我們堅固的人應當擔代不堅固的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被建立。因爲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羅十五章一至三節。若是我们離開別人，去到曠野居住，我們可以盡量用我們的自由，那裏沒有別人會受我們的影響。但我們現在還是住在許多人中間，稍不謹慎，我們的自由便會成爲軟弱的信徒的絆腳石，或者作了不信的人攻擊眞道羞辱主名的把柄。這件事我們萬不可忽略啊。

我是一個喜歡求知識的人。我很喜歡觀覽各地的風景，山水，動物，植物，各處民族的生活，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事物。我幾次想我可以出很少的代價，用很短的時間，在電影院中的銀幕上看到這些願意看卻不容易看見的事物。但我一想到別人會因為我到電影院去受到不良的影響，我便決意捨棄我這種自由。不錯，我到電影院去是要看一部增知識廣見聞的好影片。我有去看的自由和權利，我這樣作心中毫絲不受責備。但如果有幾個聽我講過道的人看見我走進電影院的大門，他們必要說，看哪，那個講道的王明道還到電影院去看電影，我們更可以去了。我看的固然是好影片，但他們卻因我看過好影片的緣故看了許多壞的影片，受了壞影片的損害。我未曾想要害他們，他們卻是受了我的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寧可失去一切求知識的機會，不願意使一個人因為我求知識的緣故被絆倒，受損害。何況還不是除了電影院之外便沒有其他求知識的地方呢。

實在說起來大多數愛看電影的基督徒所說他們可以看電影的理由並不是甚麼充分的理由，不過是他們用以遮蓋他們愛戀世界放縱情慾的罪罷了。他們若不徹底悔

改他們的罪惡，我將基督徒不可看電影的理由再說出多少個來，他們也有話可說。我不同他們辯論，我也沒有工夫同他們辯論；我只是希望真實信主願意作主的好門徒的人知道怎樣逃避世途上一切的危險，在神面前作無瑕疵無玷污的孩子，在世上為基督作發光的見證。我這篇文字就是為這些人寫的。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天津。

兩本信徒必讀的書

信徒鍼砭 本刊編者著 一百零六頁 每冊價銀二角 目錄列下

屬靈生活測驗表 基督徒啊謹慎你自己 謹慎你的眼睛 謹慎你的耳朵

慢慢的說 怎樣保守我們的信用 幾種不可結交的朋友 誰是你真實的好朋友

關於處世待人的幾句話 關於錢財的幾句話 關於婚姻的幾句話 關於交朋友的幾句話
怕得罪人 幾句重要的箴言 一種應當竭力改正的惡習 前車已覆後面的車謹慎些
安全中的危險

信徒處世常識 本刊編者著 一百六十八頁 每冊價銀三角 目錄列下

訪問 談話 通信 赴會 守時 禮貌 清潔 衣履 稱呼 參觀 慶弔 旅行
愛護公物 遵守規則 向人借貸 借貸與人 請人聚餐 被請聚餐 西餐規則
餽贈授受 賙濟窮人 待遇僕役 體恤別人 遠避嫌疑 接待客旅 在人家中作客
對衆人講話 對待兒童 謹防陷阱 保守信用

偉大的模範 C. H. Kung 原著

「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約十三章十二節。

我的主啊，你在這件愛心的行為中給了我一個偉大的模範；你藉着一種偉大的安慰將我提到高處；你警告我一種偉大的危險是我極容易忘記的。我主的模範教訓我說若是我能作甚麼使我弟兄中最卑小的得益處，我必須甘心樂意將我自尊的思想完全拋在一旁。如果我的弟兄有這種需要，我當洗他的腳，就是照字句這樣去作也可以；但是無論洗他的腳，或將甚麼放在他的手中，或擦乾他的眼淚，或掩藏他的弱點，或饒恕他的過失，或為他禱告，我都當效法我主完全的謙卑和完全的慈愛。我的弟兄中有些人有缺點足以損傷他們基督徒的品行，有失敗足以惹動我的怒氣。與這些弟兄接近多少是令人不快的。他們是像我所常說「難應付的」；我常被試探容我的忿怒勝過我的愛心；想到他們染污了的腳，自慶我自己的腳是乾淨的；擡高我自己在他們以上，不掩藏令我感覺不快的那些弱點，反倒竭力張揚；對他們說，「在你與我同坐以前，先洗乾淨你的腳。」我的主說，「不是這樣，你們應當彼此洗腳。當記得世界的塵土染污你們的腳正與染污

他們的腳是一樣的容易；沒有人能經過這世界泥濘的道路，卻不染污他的腳；所以你們不要態度倨傲，吩咐你們的弟兄去洗他的腳，你們要給他洗；不要只定他的罪，寧可饒恕他，這樣你們便更像我了。」

迦南所受的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是怎樣奇妙被我的主所改換成爲基督徒的福祉和他的榮耀。因爲一個基督徒這樣作，正是像那一位自己替衆人受了咒詛成了衆人的僕人的主。我上升的惟一道路，就是降下去，正像基督所走那一條道路一樣。最卑微事工的地方就是有最高尊榮的地方。主爲門徒擦腳的手巾比該撒身上所穿的紫色衣料更尊貴。我真感覺慚愧，我竟會說那卑微處所的事工是不值得我這樣有才幹有身分的人去作的。這樣我就躲避那些基督徒的工作裏面那些被人輕看的事工，卻忘記了那位有榮耀的基督曾拋棄了他的榮耀來拯救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這個世界在他那種恨罪的心中看來比我看那些最壞的地方更可恨，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主的那種精神真是在我裏面，我必要歡喜爲我衆弟兄中間最卑微的人去作一切事工裏面最卑微的事，並要像亞比該對大衛說：「我情願作僕人，洗我主衆僕人的腳。」

但是，我思想我的主爲門徒洗腳時所說的話，我看見他又給了我一種偉大的安慰。我就是從他對彼得所說的話裏得着這種安慰。他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洗澡的時候全身都得了潔淨；但從洗澡的地方走到設筵席的屋子，那赤露着的雙脚又要染污；但只有腳是這樣；因此並沒有重新洗澡的需要。我的主用這個理講到屬靈的事物，告訴我有兩種潔淨，這兩種都是需要的；不過一種只需要有一次，另外一種卻是常常需要的。如果我整個信心的生活像一日的經過一樣，那麼，在這一日的早晨先洗重生的澡；那就是我基督徒的人生起始的地方。在這日的晚間有天上的筵席；在這兩件事當中便是我在地上的整個人生。我總是犯罪，總是需要重新洗去我腳上所染的污穢；但我並不因此需要再洗一次澡。當我洗濯在那「洗罪之泉」中的時候，我便一次完全得了重生。就是這件事使我得了權柄，被稱爲「神的孩子」。我就在那時「被神所生」。這種權柄因爲是不能失去的，所以不需要有第二次。然而我的腳卻是時常染污——因爲每日與一個污穢的世界接觸，總免不了在我身上留下一些污點，這種污點傷害我的平安而且損壞我的清潔，我必須藉着每日的恩惠和每日的赦免從這種每日的污

機中被洗滌乾淨；還有一件寶貴的事實，就是甚麼時候我得了重生，這件事便永久這樣定規了——從那時直到永遠我是神家中的一个孩子，我有一個確定的地位，這種地位並不因着我的弱點被奪去；因此無論何時，若是我的腳被洗淨，我便完全潔淨，我在這裏就要完全「沒有瑕疪，無可指摘」，正像我的靈魂體最後完全成聖一樣。

若是我真誠勉力常常與神相交，在我的生活中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時期，我每日生活中的罪惡是這樣完全得着赦免，因着聖靈住在我裏面在我的感覺和生活上有一種完全的聖潔，若是死亡正在那時來到，在進入王宮與那些未曾染污過的聖者一同赴席以前，連腳也不用洗了。

這種時期或者是很少的。這種時期所有的聖潔或者不久又要失去。若是主所說，「全身就乾淨了」的話是真實的，到這種地步就仍然是可能的。若是這樣，我很容易的看出來，在死亡臨到的時候那屢次被洗過的腳再經過最後一次的洗淨，進到一種再不能染污的地步，在那時我就要「無瑕無疵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無瑕無疵到一種地步，能毫無慚愧畏懼站在他榮耀之前。

然而我也不當忽略我的主所說那偉大的警告。他所發「我向你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這一個問題指示我說，無論起初是怎樣真實得了重生，沒有一個門徒不需要每日從罪中得着潔淨。這是他藉着爲門徒洗腳這一件事清清楚楚的指示他們的。但我又可以看出來主在這裏也許告訴我一樣更深的眞理，這個眞理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容易看出來。「脚」可以表示人生中那些較低的活動；他的警告或者告訴我說我最容易沾染污穢的地方並不是在那些高尚的事物上，乃是在那些較低的事物上；在那些屬靈的崇拜和工作上沾染污穢（雖然在這些事上也能沾染污穢），不像在那些日常的瑣事和每日與地上的事物發生的接觸上那樣容易沾染污穢。在我整個的社會生活，或商業生活，或政治生活中不沾染污穢，較比在敬拜的地方和禱告的密室不沾染污穢更覺困難。然而，我豈不是常因我在那些比較高尚的事上所遭遇的失敗深深自責，在那些普通的事物上卻不這樣麼？我常看爲罪的豈不多是指着我與神的交往上所有的缺點，卻少指着我與人交接上所有的失敗麼？耶穌說，「注意你的脚，當使牠們像你的手和你的頭一樣的潔淨。」我當確實的知道，如果我的主因我受羞辱，並不是在那些較高的事上，

正是在那些生活中的小事上，差不多每一個門徒都看出來他最大的危險都是在他與世界的交接和他愛世界這件事上，所以他最需要在平常的生活本分上保守他裏面的清潔，比在那些非常的事物上更甚。已往的洗淨是不彀的。生活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一個不斷更新的事物。新的試探總是不斷的發生。舊的試探也換新樣式來到。如果我想只靠着多日以前所得的恩恵能力而生活，我一定要跌倒。爲每日所犯的罪我必須每日得着潔淨；我需要日用的恩惠正像需要日用的飲食一樣。

一九三六年六月譯於北平

兩個人與兩株樹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來到，卻要住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鹹地。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爲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耶十七章五至八節。

特別快車爲甚麼在車站停留這麼久呢？

某次一個人乘坐一條鐵路的特別快車旅行。他因爲有急事，所以一路總是巴不得火車快些駛行。最使他感覺不快意的事，就是這列火車每逢經過一個大車站，總要停留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纔開行。他坐在車裏思想，爲甚麼路局的職員竟這樣沒有見識？特別快車駛行得應當越快越好。小車站不停車可以節省許多時間，但在大車站停車爲甚麼耽延這樣長久呢？如果說因爲大車站上車下車的旅客多，但觀察情形三五分鐘也足足夠用，何必一停就是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呢？他因爲這樣思想，所以不自覺的便口出怨言。他譏諷鐵路局的職員無知；他咒詛他們不顧旅客的利益，使旅客寶貴的時間消磨在車站上；他想如果他在鐵路局服務，他一定將火車時刻表改訂一下，使特別快車在大站只有三五分鐘的停留；一個大車站上節省十五分鐘，這條鐵路停車的大站共有十幾處，這次特別快車全線豈不可以縮短兩三個小時？這與有急事趕路的旅客有多大的便宜。他越思想越覺得自己有理，自己明哲。他巴不得立時面見鐵路局的局長，陳述他的高見，請局長趕快囑咐車務處長，縮短特別快車的行車時間。

他正在這樣凝思的時候，車又在一個大站停下了。他因爲已經在車上坐了許久，感覺到需要活動一下，便走下車去，到站台上散散步。他忽然看見一件希奇的事——列車前面的機車竟是走開了很遠，將十幾輛客車留在站台旁。他不是一個常旅行的人；他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以爲機車出了甚麼毛病，機件有了甚麼障礙，需要開到站台外邊去修理。他爲要明白詳細的情形，便走到機車旁邊去看一個究竟。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不是機車出了毛病，也不是機件有了障礙；乃是機車到水塔旁邊去加水。水塔上的一條水管放出大量的水來，注到機車的水櫃裏面。就是藉着這水所蒸發的水汽，推動機車，拖着這一列火車，風馳電掣般的奔走幾百里路。旅客上車下車三五分鐘足足彀用，但將這樣大的一個機車上的水櫃裝滿了水，卻是沒有十幾分鐘不能用。

明白了，現在明白了。列車在站停留十五分、二十分鐘，不是耽悞時候，正是牠所決不可缺少的。假使這列車到了車站不加水就開行，那誠然可以省下十幾分鐘，但再走不多些時候，水櫃爆炸了，機車毀壞了，要再駛行一步也辦不到，快了呢？還是慢了呢？十幾分鐘

的停留不是耗費時光，耽悞行程，正是豫備前面幾小時駛行所需用的能力。耗費二十分鐘的時間在車站上水，纔能拖着列車奔走幾百里路的長途。

神的工人不也是這樣麼？孜孜勉強，殷勤作工，擔着重大的責任，作着緊要的事工，正像一輛機車拖着一列火車在鐵軌上前進一般。殷勤作工固然要緊，但安靜等候神也有同等的重要。放下一些工作，到一個安靜的地方，用一個安靜的時間去獨自與神晤對，默想神的話；這件事在一個不明白的人看來，好像耽悶了許多事工，耗費了許多光陰。其實這不但不是耽悶事工，正是從神那裏領受作工的能力，作前途工作的準備。如果忽略這件要緊的事，只是不停息的作工作來作去，能力都枯竭了，工作都停頓了，比這個更可怕的，就是一經遇見試探，或者竟會遭遇不堪設想的失敗，毀損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像機車的水櫃爆炸一般，那是多麼危險可怕的事啊！

可惜多少神的工人忽略了這個重要的真理：作工作，不住的作工，歡喜作工，願意作工，因為作工太多，太忙，太疲勞，就沒有工夫去安靜在神的面前，等候神，親近神，讀神的書，默想神的言語，一味的給出，卻總無暇去領受，正像一輛鐵路上的機車，不住的前進，只

放出汽，卻不灌入水一般。遲早有一個時候，水櫃裏的水都變爲汽，放出去了，再想走也走不動；不走又不甘心，只好勉強着走。走來走去，走出不堪設想的結果來。

大衛多年爲神作工；他被立作以色列人的王；他擔負的責任十分重大；他當作的工作異常緊要。他從經驗中學會了這門功課。他寫了經驗的話說：「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詩六十二篇一節。他恐怕他忽略了這件事，因此又提醒自己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詩六十二篇五節。他接連着說明爲甚麼他這樣作，爲甚麼等候神是這樣重要：「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詩六十二篇十

一節。

「能力都屬乎神。」何等寶貴的真理！神的工人們宣傳福音需要能力，領人歸主需要能力，招呼罪人悔改需要能力，喚醒酣睡的信徒需要能力，導引喂養神的羣羊需要能力，與靈界的仇敵戰爭需要能力，應付繁重的事工，各種的艱難，更需要能力。如果沒有能力，神的工人不能得勝，不能領人，不能成功，不能前進。神的工人沒有能力便要像一輛沒有水的機車，從外面看，看不出甚麼缺點來。一到重要的工作，劇烈的試誘擺在前面的時

候，立時便顯明他們是缺少一些要緊的東西——能力。但「能力都屬乎神」，我們若不從神那裏得能力，我們就總不能有所成就，總不能得着靈界的勝利。從神得能力的秘訣，不是努力奔走，乃是安靜等候。「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鶲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章三十節。機車怎樣需要安靜停留在車站水塔旁邊上水，神的工人也照樣需要安靜等候在神面前領受能力。

巴不得神的每一個工人都時常像大衛那樣提醒自己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編者的消息

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北平

三月二十七日發出上次消息以後，又在北平工作二十幾日。四月二十四日離了北平，乘平漢路車南下，到河
北南部濮陽工作。當日晚到邯鄲下車，次日乘汽車到大名。二十六日午前由大名乘汽車到濮陽，自四月二十六日
到五月三日在濮陽講道八日。五月三日下午離濮陽乘汽車到道口，次晨乘道清路車到新鄉，當晚乘平漢路車南

下，再次日午前到河南南部信陽。自五月五日到十三日在信陽義光中學講道九日。十三日午後離信陽乘平漢車北上，十四日晚返北平。

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留平工作。二十三日往天津，自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天津新建的基督徒聖會所內講道七日。三十一日晨返平。近十幾日來除平日各種工作以外，又出版本期靈食刊印基督教徒詩歌，工作很忙，再過幾日，又將南下工作。

北平購地建堂的事，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在本月三日已經買妥一處地皮，計地一畝一分八厘多，其上的十幾間小房都不能用，必須拆毀建造適宜的會堂。到這時購地建堂的事，只算成就了一半；購地是辦到了，建堂卻仍在等候神的安排和成全。

如蒙神許，本月二十日將離北平南下到華南四處，當中一處講道計六月二十八至七月五日在汕頭工作八天。七月八日至十四日在官山工作七天。七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在廣州培靈會講道九天。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在香港培靈會講道八天。八月六日後離港北上過滬往江西牯嶺。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在牯嶺靈修會講道十天。八月底返北平。

請各地主內弟兄姊妹在祈禱中記念今夏各地的聚會和北平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北平

靠 主 勝 敵

Sound the Battle Cry.

Wm. F. Sorenson

(S.S.) *Vigorously.*
 (703) Key B_b S: sim,f:s | l:f im,r:d | r.m i n,t:s | l:L t s:- | s,s,im,f:s | l.f |
 b4
 1. 起步連延強敵在目前主帥大旌旗速高舉立軍威立
 C: b4
 D: b4
 2. 動振一心信靠主請應許主兵興起旗繞大旗站立準備立穩
 3. 傳主令攻擊奮勇前進高聲喝和敵部基營為帥領我挫敵

靠主勝敵

奮起勿遲延強敵在目前

主帥大旗旗速高舉

卷八

盔甲緊著牢穩立勿動搖

一心信靠救主諸應許

節

卷之三

準備立穩傳主令攻擊

奮勇前進高聲唱和散那

基督爲帥領我挫羣敵

三

**勇往直衝鋒緊隨主腳蹤
鎧甲放光芒寶劍發奇光**

**主兵長驅進從主命
隨主作戰至終必得**

全能大君玉求使我剛強
戰勝息干戈偕主奏凱歌

以爾大恩惠加我力

一九三六·五·一四譯於平漢車中